




新疆好人

XINJIANG HAOREN

西遇尘 | 著

作者简介

西遇尘，原名李成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新疆作家协会第四届签约作家，喀什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新疆巴楚县第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新疆往事》、《新疆好人》、《玉苏普医生》、《驻村》。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薛 晴

责任校对：阎 宓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新疆好人/西遇尘著. -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5.7

ISBN 978-7-01-015075-8

I. ①新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163802号

新疆好人

XINJIANG HAOREN

西遇尘 著

出版发行

（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）

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：18

字数：280千字

ISBN 978-7-01-015075-8 定价：42.00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（010）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



李成林和他的好人之书

——序

郁笛

春天的一个早晨，我突然接到来自南疆巴楚的电话。打来电话的不是别人，是我的好朋友李成林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，他的长篇小说《新疆好人》终于找到“婆家”了——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！我当然为他高兴，向他表示祝贺。我能够体会他此刻的心情，因为我知道李成林为了这部书所付出的辛苦，我也知道这部书稿出来后，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好“婆家”，他所历经的种种周折。然而，在电话的另一端，我的祝贺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李成林就给我下达了“任务”，他说他想让我给小说《新疆好人》写个序。就像我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祝贺，那一刻，我连婉拒的理由都没来得及找，就一口应承下来了。

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南疆三师五十三团八连工作组。盛夏时节的一个晚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李成林。南疆盛夏，大地热浪袭人，饭桌上也戴着一顶太阳帽，且帽檐压得低低的李成林，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一直在躲闪着别人的目光。那一次，他是跟随阿克苏市的几个文友到住村的工作组看望我的。由于他一直拒绝喝酒，又戴着低低的太阳帽，酒桌子上的交流自然就少了好多，尤其是酒量主宰着话语权的“桌子上的江湖”，低调而又低帽檐的成林，大多数时候，就成了酒局之外的“闲人”和“看客”。记得我也曾礼貌地端着茶杯走到他的跟前，“碰”过几次杯子，但终究没有抵挡住后面一浪又一浪的劝酒声，后面的情况可想而知。而此后“滴酒不沾”的成林，也竟然在我的“高大嗓门”和缭乱无章的“威逼利诱”下，开了一回“酒戒”。酒至酣处，成林竟也一把掠去了头顶上的帽子，露出了他向来低调而又金光闪闪的脑门子。

这是李成林在我眼睛里的第一次“蜕变”。正是有了这样的一次华丽“蜕变”，我们才开始了真正的交往。那么，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，使得我对小说家李成林刮目相看甚至肃然起敬的呢？七月，还是八月的某一天，有一个南方的代表团来南疆，其中有一位多年的朋友希望能在阿克苏市见上一面。彼时，我在连队的工作组里，假是好请，只是一时找不到顺路去阿克苏市的车子。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想起来李成林在酒桌上说过的一句话，需要用车的时候，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。我不假思索地拨通了成林的电话，他没半点犹豫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开着自己的车子驱车一百多公里，从他居住的巴楚县城，来到了我们工

作组的院子。想来，我多少还是有些羞愧的。而从我们的工作组去阿克苏机场，还有两百公里的路程呢。成林性稳，车开得不急不缓，正好这一路上我们可以慢慢地“预热”。从他有些纤细的湖南口音里，我听到了他青春期的叛逆，青年时代的曲折和磨难，及至中年以后的性情转逆。其间的意气风发，动人的情感往事，都曾让我感动。其间还聊到了他的文学生涯，他在以“西遇尘”为笔名的“自由撰稿人”的黄金时代，当生活的磨难让他从雪片般的“稿费单”里沉淀下来，开始真正进入文学创作的时候，他首先选择的就​​是长篇小说的创作。

对文学而言，有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，生活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富。而作为作家的李成林，他的小说或者说文学世界里，满是生活留下的痕迹。关于《新疆好人》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，我在南疆的时候，曾经不止一次地听李成林讲述过，也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部书的未来和命运。现在，这样一部好人之书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，我完全明白李成林请我为之作序的原因。

在新疆，尤其在今天的南部新疆，像皮达这样的维吾尔族农民并不鲜见。而我们今天要赋予好人皮达的，不仅仅只是一个新闻或者宣传意义上的“好人”形象，我们需要关注的，是皮达这样的维吾尔族农民，他的家庭因为一位汉族弃婴麦丽开的到来，所发生的一些列惊人的变化——家庭关系，生活环境以及随着为汉族弃婴麦丽开治病引发的家庭危机等等。在这部小说里儿子、老伴、儿媳等等各个不同的角色，都被作家赋予了不同的人生意义。随着阅读的深入，小说为我们展开的是铺展在南疆大地上的，一群栩栩如生的当代维吾尔族农民的真实形象。这里不仅有欢歌，也有生活的艰难和悲苦，不仅有明丽的阳光，也有铺天盖地的沙尘暴。漫漶无边的南疆，写满了人世的传奇，也满布着像皮达一样泥土般朴实和善良的人们。

而我觉得，这部小说在解读“人”的同时，也在引领着我们来领略一些人性之美，一个家庭的，或者一个族群的人性之美，在这部《新疆好人》的小说里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那些沉浸在人群深处的良善和真诚之美，又似乎是不需要去表述的，也只有这些跨越了人群、族姓的人类恒久不变的良善之大美，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，奔若江河的唯一源头。

如果说李成林的小说，是为“新疆好人”皮达一家立传扬言的话，我倒是觉得，这是一部为所有新疆好人立传的书，为大美之新疆，立传扬言的书。

也愿读者诸君，可以直接跳过我的文字，进入到小说里去，寻找那些一颗好人的心跳和感动。

是为序。

2015年4月22日乌鲁木齐望佛斋

《新疆好人》内容简介

皮达是一个勤劳善良，老实巴交的维吾尔族农民。一天早晨，他去地里浇水，捡到了一个汉族弃婴。汉族弃婴患有肛门畸形。在无人认养的情况下，皮达毅然决定收养了她，并取名麦丽开（意为公主）。

为了治好麦丽开的病，皮达花光了家底，并且债台高筑。他含辛茹苦，克服重重困难，不治好麦丽开的病决不罢休。他的博爱精神，感动了南疆各族干部群众。在政府的关怀下，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帮助下，麦丽开的病终于彻底治愈。皮达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新疆好人（节选）

（二）

“达达，亚克！”坎吉顿着脚，侧着身，犷犷地对窗户外，略带愤怒地喊。

“巴郎，你听我说完嘛！”面对小儿子坎吉的愤怒，皮达顾不得父亲的威严，不得不降低身段，轻言细语地做工作，“今年妹妹刚好三岁，医生曾经嘱咐过，三岁是妹妹做手术最好的时候，错过这个时候，妹妹就会被病魔折磨一辈子，你作为她的哥哥，愿意看妹妹受苦一辈子吗？”

“达达，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家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要动我结婚的钱吗？当时您当着我的面作过保证的啊！”坎吉缓和了语气，竭力不让眼泪流下来。

坎吉二十岁时，皮达为心爱的小儿子订了一门亲。对象是布亚村热克甫绰号“一句言”的女儿古海尔。皮达和“一句言”热克甫是老朋友，坎吉和古海尔上学同过学，互相之间很了解，两家家长一提，两个年轻人心有灵犀，一拍即合，同意订婚。订婚后，双方家长商定，第二年，坎吉二十一岁，古海尔二十岁，准备让他们在秋季完婚。哪曾想，这年的三月份，皮达去地里浇水，捡回了一个汉族弃婴——现在的妹妹麦丽开。

坎吉和古海尔的婚事搁了浅。

因为，妹妹麦丽开患有先天性肛门畸形。

为了治好妹妹麦丽开的病，家里的牛卖光了，羊卖得只剩两只母羊了，如果人不用吃饭，达达会毫不犹豫地把手里的口粮卖光。家里找不出任何值钱的东西卖了，达达就四处借钱，亲戚、朋友、乡亲，能借的都借过了，现在，妹妹要动

手术，达达可能筹不到钱，临时变卦，要动用他结婚的钱，坎吉实在受不了了。

“巴郎，达达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乡亲们的钱都投到地里去了，亲戚朋友呢，我借了一个遍，他们的钱也都投到地里去了。我上哪都借不到钱啊。要是达达稍有办法，不会动你结婚那六千块钱的，这几年，达达四处借钱，你是知道的，万不得已了，请你理解达达，原谅达达！”皮达活了六十多岁，从没有在晚辈面前如此低声下气。

小儿子坎吉和古海尔，都到了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的年龄。他的婚事一拖再拖，都拖两三年了。他的准岳父“一句言”热克甫有言在先，麦丽开的病一天不治好，他一天不同意女儿出嫁。这婚事还指不定要拖到什么时候呢？准亲家“一句言”嫌他家太穷啊！

三年前，皮达家的情况可不是这样的。皮达不是说大话，没有收养乖乖女麦丽开之前，以他的经济实力，在萨迪克村，甚至在周围几个村落，不占第一，也该数二，只要提起他皮达，乡亲们谁不竖起大拇指，说他脑瓜灵活，满脑子都是挣钱的道道呢？

可好汉不提当年勇。麦丽开的病，让他殷实的家，债台高筑，生活水平一落千丈。

皮达对不起小儿子坎吉。坎吉早该结婚了，跟他同龄的小伙子，谁不是一两个孩子的达达呢？他这次下狠心动用坎吉结婚用的钱，是想把握好乖乖女治病的时机，尽早治好乖乖女的病，堵住准亲家“一句言”热克甫的嘴，也了自己一桩心愿，让坎吉和古海尔完婚。

“达达，您是知道的。古海尔苦等我好几年了，您忍心一个姑娘家就这么等下去？到底要她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达达，您再想想其它的办法吧！古海尔苦啊！她那达达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弯弯道道多得很。您留着这钱，不是提防着他的吗？万一哪天他故意为难咱，拿不出钱来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这是给妹妹治病。古海尔是个好孩子，我想她会赞成的！现在动用这笔钱，你不告诉她，她哪里会知道呢？”家里存有六千元钱，这是他家的秘密。皮达偏过脸，不敢看小儿子坎吉的表情。

他作为长辈，何尝不知道古海尔的苦呢？

古海尔作为一个姑娘家，顶着社会舆论压力不说，还要天天面对那个斤斤计较势利的达达“一句言”热克甫。社会舆论嘛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得了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想说啥由着别人。达达就不同了，父女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想躲躲不开，想逃逃不掉，那种夹板气，是不好受的。更何况，自从他收养了麦丽开，日子每况日下，一天不如一天。势利的准亲家“一句言”热

克甫天天逼女儿退婚。古海尔呢，真是难得的好姑娘，死活不同意。达达“一言”热克甫见女儿古海尔王八吃了秤砣，铁了心，逼古海尔退婚不成，当然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没个好脸色，想想准儿媳妇在家的日子，皮达的心是肉长的，当然很难过。

“我不同意！就是不同意！”坎吉恨恨道。

“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今天这事，由不得你！”皮达从口袋里掏出存款单，冲坎吉扬了扬，语气非常强硬。

乖乖女麦丽开的病委实耽搁不得，皮达不得不硬下心，拉下脸来。

“不告诉您密码，拿着存款单银行不认，取不上钱。”

“所以达达跟你商量嘛！”皮达的语气又缓和了不少。

父子俩在坎吉的房间唇枪舌剑，争吵激烈。一个非要存款单密码，一个就是不给存款单密码，父子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大眼瞪着小眼，相持不下。

“老头儿，别吵了，快来呀！”隔壁房间传来老伴阿依努尔尖利的喊声。

皮达的身体像被电了一下，猛地一哆嗦，已过花甲之年的他，立即像弹弓弹出的弹子弹了出去。

麦丽开的病犯了。

她的肚子圆鼓鼓的，脸憋成了紫色，手抱着脚，不停地在炕上翻滚着。一会儿，她痛苦地撕扯着她的头发，却竭力不喊出声。

“真主啊，惩罚我吧！求你保佑保佑孩子！”阿依努尔急得满头大汗，无计可施，嘴里连连祷告。

“乖乖女乖乖，你难受就不要忍着，喊出来好受些，喊吧，喊吧！”皮达见麦丽开在炕上滚来滚去，脸涨得青紫，爬上炕，左手弯曲，让麦丽开枕上，伸出右手，轻轻地在麦丽开的肚皮上揉啊揉啊。麦丽开虽小，但非常懂事，自从知道她发病时的呻吟喊叫，会给达达娜娜带来煎熬，所以，不管痛得如何受不了，她都竭力忍住不出声。

“达达，您不要跟哥哥吵，好不好？好达达，达达乖，不吵架！”麦丽开大汗淋漓，浑身湿透，声音微弱，喘着粗气，劝皮达道。

三岁的麦丽开，可怜的孩子，苦难的经历，让她过早地懂事了。幼小的她，知道家庭和睦的重要性。但她不知道达达跟哥哥吵，是为了要钱给她治病。

皮达抱着懂事的麦丽开，泪瞬间决堤，在脸上横七竖八，纵横流淌。

“达达乖，达达不吵；乖女乖乖，病快好起来！”皮达揉着麦丽开的肚子，祈祷，“真主啊，保佑麦丽开，让她远离魔鬼的折磨吧！”

麦丽开紧紧地咬着嘴唇，颤抖地伸出小手，帮皮达擦掉脸上的泪水，顺便扯

扯皮达的苍白的山羊胡子，脸上挤出痛苦的笑，透了一口粗气，安慰皮达：“达达不哭，达达乖！达达的乖乖女不哭，达达的乖乖女也乖！”

皮达见麦丽开如此痛苦，小小的她还如此体贴人，自己又不能代替她的疼痛，他的左手紧紧地搂着麦丽开，右手不停地轻轻地在麦丽开的肚子上揉着，以此来减轻麦丽开的痛苦。

坎吉站在门口，听妹妹劝达达的话，一股热流化作了泪水。他抹抹眼睛，狠狠地跺了一下脚，找哥哥阿不都热依木去了。

“达达，明天带妹妹去白水城吧。”阿不都热依木把一张纸条递给达达，“这是弟弟给的存款单密码。”阿不都热依木是个实诚汉子，达达也向他借了钱，但弟弟给他存款单密码时，并没有让他的媳妇齐曼古丽知道。齐曼古丽那张破嘴，什么都能编排的。他怕她知道了达达的存款，四处张扬，说达达为了给妹妹治病，故意装穷，家里藏着一个大金库，不想还大家钱。达达家一摊事，够难的了。他不能再给达达添堵了。

“怎么是你？”皮达见递给他纸条的不是坎吉，而是大儿子阿不都热依木，感到非常吃惊，“你弟弟呢？”

“他走了，出去打工了。”

“走了？出去打工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，家里正需要人手，他却撂挑子走了，他要逼达达死啊？”皮达气冲冲的。

“出去打工挣钱啊。”弟弟说出去打工，阿不都热依木以为弟弟跟达达商量过的，见达达生气的样子，他才知道弟弟跟达达吵架了。弟弟到他家给存款单密码时，他怎么就没从弟弟的表情上看出来呢？

阿不都热依木急忙为弟弟说好话：“弟弟说，他见妹妹发病痛苦的样子，也很心痛，家里那几亩棉花卖的钱不够妹妹的医药费，他出去打工挣点钱，好给妹妹看病，家里的农活就靠您老了。”阿不都热依木见妹妹的病缓解了一点儿，拽了拽皮达的袖子，“达达，能不能去一下弟弟房间，我有话跟您说。”

皮达见大儿子阿不都热依木神情凝重，真有话要说，把麦丽开交给老伴阿依努尔，叫她继续揉麦丽开的肚子，直到她拉出屎为止。然后，他跟大儿子进了坎吉的房间。

不等皮达在炕上坐下，阿不都热依木说：“达达，您真要动用这笔钱啊？弟弟说，这笔钱是留着他结婚花的。收养妹妹时，您跟他作过保证的。”

小儿子坎吉不辞而别，皮达一时半会接受不了；大儿子阿不都热依木偏偏在这节骨眼上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他没好气地说：“妹妹的病要治，着急用钱，我又借不到钱，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收养妹妹时，这是您亲口说的。您现在变卦，不说弟弟想不通，就是换成我，也会想不通的。”

“想不通？你呆一边慢慢想去！”小儿子离家出走，大儿子不来安慰他，反而指责他，皮达“呼”地站起来，欲离开坎吉的房间，到隔壁去看麦丽开。

“达达，您别急嘛！”阿不都热依木慌忙拦住皮达，摁住他，在他旁边坐下，压低了声音，“以前治妹妹的病，我们家四处借了不少钱。明天去白水城，没有借钱，能说得过去么？”

“有啥说不过去的？钱又不是抢的！”

“我知道不是抢的。家里有钱，却出去借钱，这话传出去，亲戚朋友，父老乡亲会怎么看您？怎么看我们家？达达，您想过吗？”阿不都热依木生怕隔墙有耳，压低声音，附在皮达的耳朵旁说。

皮达愣住了，盯着大儿子说不出话来。

达达不说话，阿不都热依木知道达达讨他的主意。

他的右手做了一个喇叭状，以便他的嘴和达达的耳朵对接，声音更低了：“我倒有个主意。”皮达点了点头，意思是让大儿子快说。

“您出去躲几天……”

“什么？出去躲几天？我一没偷，二没抢，出去躲什么？农活不干了？妹妹的病，能耽搁吗？出去躲，还躲几天，我可没那闲工夫！”大儿子要他躲几天，皮达像被火烫了一下，大声嚷道。

“嘘！”阿不都热依木的右手食指放在嘴唇上，又左右机警地瞅了瞅，好像房间外墙附着很多偷听的耳朵，“不躲什么？出去装装样子嘛！”

“去给妹妹治病，装什么样子？”

“达达，轻点儿，轻点儿，”阿不都热依木捏着嗓子，尽量压低声音，“您出去装装借钱的样子。回来后，马上带妹妹去白水城治病。”

阿不都热依木见达达满脸疑惑，解释道：“达达，我们家不是在外面借了很多钱嘛。您出去装装借钱的样子，带妹妹去白水城治病，不是顺理成章了吗？家里有钱，却去外面借钱，这话传出去，我们还在村里活人不？”

听了大儿子的话，皮达感到这事确实棘手。他脱掉“欧热吐玛克”，狠狠地在光头上摩挲了几把，说：“这，这不是骗人吗？做人不诚实，真主会怪罪的！”

“真主怎么会怪罪好人的善意哩？”阿不都热依木见达达有些赞成的意思，立马趁热打铁，“达达，您马上动身。”

皮达站起来，刚走到门口，转身回来，进了里屋。他见麦丽开已经拉出了

屎，躺在炕上，昏昏然地睡去了，老伴阿依努尔正在收拾脏衣服。他跟老伴阿依努尔打了招呼。出来见大儿子没走，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迟疑地对阿不都热依木说：“这样做，有用吗？这样做，能把借钱的消息传出去吗？以前带妹妹去白水城治病，不用装样子，人家都知道我们借钱了的啊。”

“这一次不是没有借钱嘛。”阿不都热依木又把达达拉到了跟前，悄悄地说，“您放心，您出去的这几天，我帮您去棉花地干活。人家见您儿子我去您的棉花地干活，不就等于告诉大伙您不在家吗？您回来后，立即去白水城，人家不就明白您为妹妹治病去借钱了？达达，您说对不对？”

“阿不都，你绝对想不到这个主意吧？”说完，皮达的眼睛直盯着看着大儿子。

阿不都热依木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又急忙摇摇头，轻轻说：“弟弟走时，怕您受累还遭人误会，特别叮嘱的！”

“真主啊，降罪我吧！真主啊，惩罚我吧！”提起坎吉，皮达摊摊手，不争气的泪又来了。

可坎吉出的什么主意啊。一个虔诚的穆斯林，怎么能欺骗人呢？

骗人，还是不骗人呢？这真是一个问题。

善良的皮达必须面对，作出抉择。

在房间里，躺在炕上的麦丽开，像濒临死亡的小猫，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了，昏昏然地睡着……想起麦丽开，皮达的心像被锥子扎了一下，流着血。

“真主啊，保佑孩子吧！”阿依努尔在房间里，喃喃祷告。

皮达听到老伴的祷告，想起麦丽开的病，刚刚还有点犹豫的他，下定决心，毅然向门口走去。

皮达在阿依努尔的娘家躲了一天，就急匆匆赶回了家。麦丽开的病片刻耽误不得，去白水城越早，对麦丽开的病越有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皮达看见乖乖女深受病魔的折磨，像被人剜心，甚至比被人剜了心还难受。

春末夏初，天气不冷不热。太阳灿烂，耀着人的眼。白杨树抽出了嫩芽。地里的棉花冲破黑暗，已经出苗，惊奇地打量着人间。嫩嫩的小草随着微风，像舞蹈中的维吾尔族少女，优雅地晃动着脖子。微风中散发着的野花清香味，调皮地往人鼻孔里钻。皮达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无心欣赏这些美景，倒像做了亏心事，老感觉周围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，嘲笑他，鄙视他；不一会儿，那些眼睛突然变成了无数双手，伸出食指戳着他的脊梁骨；不一会儿，那无数双手突然变成了无数张嘴，谩骂他，向他喷着唾沫星子。

老实巴交了一辈子的皮达，生平第一次装模作样糊弄人。

皮达回到家，端起老伴阿依努尔递过来的凉开水，咕咚咕咚灌了一碗。他喘了一口气，还来不及瞅一眼麦丽开，院子铁门就被撞响了，有人在外面喊：“皮达大哥，皮达大哥在吗？”皮达一听，是那个准亲家“一句言”热克甫的声音，吃了一惊。他以为他弄虚作假的障眼法让“一句言”热克甫琢磨出了破绽，有点儿紧张，慌忙对老伴阿依努尔说：“快快快，去开门，见了‘一句言’热克甫，就说我不在。”说完，他躲进了麦丽开的房间。

阿依努尔开了门，果然是准亲家“一句言”热克甫。

说起热克甫的绰号“一句言”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。

解放前，热克甫父亲给当地巴依扛长工，自然无钱送热克甫读书识字，小热克甫没有怨言，他七八岁就帮巴依家放羊打草，挣几个可怜的工钱，补贴家用。解放后，农奴翻身得解放，做了国家的主人。这时的热克甫已经十一二岁了，有了上学的机会。可是，从小野惯了的他，进了学校就头疼，捧着书本就瞌睡，瞅着老师不注意，就逃出学校。家里人拿他没办法，只好随他。

热克甫错过了读书识字的大好时机，当了一个睁眼瞎，他却一点儿也不后悔。他从小给巴依放羊，放养羊侍候羊有丰富的经验。公家看中了他的特长，便让他当了放羊倌。以前他给巴依放羊，是农奴；现在他给人民放羊，是主人，他深感自豪，责任重大，整天甩着鞭子，赶着羊群，专找水草丰茂的地方放牧。

公家交给热克甫一百只羊，热克甫赶着羊群，有可能增加到一百二十只才回来。他以戈壁滩为家，戈壁滩就是放羊倌的家。

假如热克甫一直在戈壁滩放羊，不去拜合提亚镇，他一辈子不识字，绝不会后悔。放羊嘛，不识字凭经验，他照样侍候得好好的。可他上了一次镇上，就大受刺激，回家闹着向公家辞了羊倌，发誓要做文化人，要识文断字，说话有文化。

促使热克甫的镇上之行，是他哥哥热合曼在部队给家里汇了十元钱。

收到汇款，正赶上热克甫从戈壁滩回家。巴扎天，父亲拿出汇款单，让热克甫上镇上邮电所取钱。因为汇款单上写着他的名字，只有他才能在邮所取到钱。热克甫揣着汇款单，去了镇上。

巴扎天，一个星期一天，人们是当作节日过的。只要时间允许，有事无事，男女老少，都会精心打扮一番，走路的走路，坐毛驴车的坐毛驴车，去巴扎转转看看。更何况，拜合提亚镇是南疆第一大镇，自有它的魅力、风采和繁荣。

布亚村离拜合提亚镇大约三公里，凭热克甫在戈壁滩放羊练就的脚力，甩几鞭子的工夫，就到了拜合提亚镇。

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，拜合提亚镇虽谈不上车水马龙，但毕竟是南疆第一

大镇，比起小村庄来，当然热闹多了。

拜合提亚镇离布亚村只有三公里，可谓近在咫尺，热克甫长了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上镇上。他见到啥都感到新奇，但怀里揣着汇票——这张小小的纸片可以换来十块钱巨款，他哪敢在巴扎上闲逛呢？

热克甫向镇上的人打听邮电所的所在地。那人顺手一指，告诉他街道的左边，门口旁边挂有绿色箱子的房子就是邮电所。

邮电所寄信的不少，但取钱的人不多。

热克甫想起十元巨款马上就要到手，心里非常激动。他的手哆哆嗦嗦地伸进怀里，哆哆嗦嗦地取出汇票，又哆哆嗦嗦地伸进窗口。

一个邮递员伏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，皱了一下眉，头也没抬，说：“毛主席语录！”热克甫没听清，问：“什么？”邮递员声音大了点儿，语气中明显有些不耐烦：“毛主席语录！”热克甫在家的日子少，在戈壁滩的时间多，他只会放羊，不会识字，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听村里的广播常常喊“伟大的导师，伟大的领袖，伟大的统帅，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毛主席万岁，他是知道的；但毛主席语录是个什么东西，他不太清楚。办事需要毛主席语录，他更不清楚了。

热克甫一紧张，说话结结巴巴：“亚亚达西，我我我没带毛主席语录！”他话音刚落，邮递员惊奇地抬起了头，两眉间皱成了一个“川”，足足打量了他半分钟，然后指了指他的脑袋，说：“没带毛主席语录，钱取不成。”

热克甫本想问问邮递员毛主席语录是什么东西，见邮递员的脸严肃得像张老羊皮，抠都抠不动，话到嘴边，又咽了下去。他讷讷地离开邮电所，沮丧极了。

他无精打采地往回走，偶尔，拿路上的石子出出气。走着走着，他的脑袋灵光一闪，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不去问问好朋友皮达呢？

皮达在大队部当文书，是周围几个村有名的知识分子。很多人家不会写信，都请他代笔呢。热克甫想到这儿，脚下生风，甩开大脚丫子，三步并成两步，飞一般地向大队部跑去。

皮达在萨迪克村刷标语，热克甫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他。皮达听他说明来意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：“毛主席语录就是毛主席说的话。这个你都不懂？”热克甫的脸红到了脖子根，说：“原来是这样啊！”又不自然地挠挠脑袋，“在戈壁滩放羊，知道得少。你教我几句吗？嘿嘿嘿！”

皮达随口说道：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！”

热克甫瞪着眼睛，盯着皮达，说：“这么简单？”皮达说：“是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不相信？”

“我信！”热克甫的脚，犁着地上的松土，眼睛转了一下，“不过，你带着我去邮电所把钱取上，我就更信了。”

皮达知道，他今天不跟着热克甫去邮电所，热克甫会一直软磨死缠下去。他快快刷完标语，陪着热克甫去了镇上的邮电所。

到了邮电所，那个邮递员对热克甫有印象。他的心情好了些，笑着对热克甫道：“带毛主席语录来了没？”热克甫急忙把皮达推到窗前，说：“带了！带了！”说完，把汇票递了进去。

皮达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！”邮递员接过汇票，说：“为人民服务！”他看了看汇票，然后盖章，数钱，把钱递过来，说：“为人民服务。请把钱点点！”热克甫接过钱，现学现用皮达刚才说的八个字：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！你刚才点过了，不用了。”

从邮电所出来，热克甫揣着十块钱，瞬间成了大富翁。

已到午饭时候，热克甫想摆摆阔，也想感谢一下好朋友皮达。他邀请皮达去大众食堂吃拉条子。

在大众食堂，热克甫算开了眼界。服务员开票、为人民服务；上茶，为人民服务；端拉条子上桌，为人民服务……食客们呢，要服务之前，先背毛主席语录。

回到家，热克甫把钱交给父亲，就去找大队支书，他说他要学文化，做有知识的人，为社会主义革命做贡献，支书见热克甫有上进心，他当了好多年的羊倌，该给年轻人一个机会，换换他的工作了，自然十分赞成。

热克甫学文化，是从毛主席语录开始的。他小时候不爱学习，现在他要做有文化的人，并且毛主席语录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很大。他吃饭背，睡觉背，走路背，干活背……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热克甫很快背会了很多条毛主席语录，并活学活用，跟人见面先背毛主席语录，跟人说话，先背毛主席语录，甚至在家里，跟父母亲说话，也要先背毛主席语录。

能背毛主席语录，热克甫非常得意，甚至有点儿飘飘然，他有文化了呢。

可好景不长，他做文化人没几天，文革成了过去式，社会上跟人见面说话先背毛主席语录已经不时尚了。起先，热克甫挺固执，不管别人愿意不愿意，跟人说话就背毛主席语录。时间长了，乡亲们不好说他啥，但不愿意听，于是，绕着他走。

热克甫是何等聪明之人，他见这不是事，决定换种乡亲们能接受的方式。可他想来想去，用什么做口头禅才显得有文化呢？

他又想到了皮达。

皮达正忙着呢，被他缠不过，想都没想，眼睛一瞪，说：“说谚语呗！”顺手塞给热克甫一本《维吾尔族谚语》。

于是，热克甫费了老鼻子劲，终于背会了很多谚语。

他像文革时一样，见人先背一句谚语，然后才说话。乡亲们见他说的谚语，十分新鲜，并且有些道理，都非常喜欢听，称赞他有文化，蔫了的热克甫，又得了意。

见人说话，先说谚语，成了文化人热克甫的习惯。

“一句言”热克甫头戴“巴旦姆”花帽，穿着裕祥，贴身穿一件白色的“库依乃克”，腰上系着腰巾，手里提着一份礼物——砖茶和方糖，进了门，见是阿依努尔，右手捻了捻唇上留着的漂亮胡子，问：“谚语说：柳树喜弯，白桦喜直。阿依努尔大嫂，亚克西木嚟子！我皮达大哥在吗？”说完，很认真地盯着阿依努尔。他生性喜弯，要阿依努尔喜直，跟他说实话。

老实的阿依努尔想按照皮达的吩咐，说他不在家，话到了嘴边，又改了口，说：“热克甫兄弟，亚克西木嚟子！您大哥刚到家，在屋里歇着呢！热克甫兄弟，请上屋里坐。您请！”

皮达在屋里听到老伴阿依努尔的话，气得吹胡子瞪眼睛顿脚。可老伴阿依努尔说了实话，他调整了一下脸上的表情，尽量让自己显得热情些，迎了出去。

他来到院子里，伸出双手，热情地说：“啊呀，这不是我的热克甫兄弟吗？亚克西木嚟子，热克甫兄弟！”“一句言”热克甫也显得非常热情，伸出双手，跟皮达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，行了一个抚胸礼，说：“谚语说：树高鸟来栖，人美招人议。皮达大哥，亚克西木嚟子！”

前面讲过，热克甫说话不先说一句谚语，就说不出话来。谚语是他的口头禅，也是他说话的习惯。因此，乡亲们亲切地送他一个绰号“一句谚”。“一句谚”叫起来拗口，乡亲们嫌麻烦，后来就改成了“一句言”。

树高鸟来栖，人美招人议。准亲家“一句言”热克甫莫非知道了他弄虚作假骗人的把戏，故意正话反说。皮达故作镇定，掩饰心虚，把准亲家让进了屋。

阿依努尔上了茶水，就去看麦丽开。麦丽开身边离不开人，她的病随时都有可能犯。

“一句言”热克甫摸摸漂亮胡子，好像第一次来皮达家，四下里打量了一遍，说：“谚语说：人的花招在肚里，马的花斑在表皮。皮达大哥，听说你这几天要去白水城为娃娃治病，出去借钱了？”

皮达一听不好，这个“一句言”，进门说“柳树喜弯，白桦喜直”，在院子里说“树高鸟来栖，人美招人议”，现在又说“人的花招在肚里，马的花斑在表

皮”，所谓好话不说三遍，他对自己躲出去的用意一定弄得一清二楚了。这三句谚语正是在警告他，别在真人面前耍花招嘛。干脆招了，别再隐瞒吧，为了治孩子的病，豁出去了。皮达清清嗓子，鼓足勇气，说：“嚯，热克甫兄弟，过几天不是要去白水城为孩子治病了吗？我去亲戚家走走，打个招呼，叫他们帮着大巴郎子照顾一下家里，没有借钱。”

皮达说的是真话，“一句言”热克甫听了，却在心里狠狠地“哼”了一声：皮达啊皮达，以前你多老实啊，现在学会撒谎了。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还打肿脸充胖子。去白水城为孩子治病，不借钱能行？就家里这情况，不借钱打死我我也不信。哼！以前你老实，家庭条件不错，我热克甫才主动和你结为儿女亲家，这下可好，为了一个不相干的汉族弃婴，搞得家徒四壁，债台高筑。看来今天一定得把婚退掉，你们一家倒霉就算了，还要拖累我的女儿古海尔。哎，我可怜的古海尔，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！

“一句言”热克甫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圈，说：“谚语说：山阴处不缺白雪，羊肚里不缺油脂。皮达大哥，你家以前不缺白雪不缺油脂我相信呢，”他不屑地抬抬下巴，“现在嘛，谚语说得好，雪里埋不住尸体。缺钱不是明摆着的嘛？明天就要去城里为娃娃治病，能不借钱？”说完，他眯缝着眼睛，瞅着皮达。

“一句言”热克甫不信，皮达更慌了，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准亲家看，说：“没借钱，不用借。为孩子治病准备钱了，早准备好了的。”皮达点头又摇头，急于辩解，可找不到好的理由，窘迫极了。

死扛吧，瞎编吧，昨天在地里干活，我亲耳听你大儿子阿不都热依木说你去亲戚家借钱了，还能有假？他捻捻心爱的漂亮胡子，说：“谚语说：买马之前先买鞍。皮达大哥，听说这次娃娃要动大手术，得花一大笔钱，不借，从哪儿来？”说完，他的双手一摊，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我说真话他不信，这个“一句言”热克甫，打的哪门子主意？安的什么心？他是来打探虚实的？不像；是来挖苦我的？看他的神情，更不像。他不会是用来退婚的吧？皮达心里咯噔一下，自从他收养乖乖女麦丽开后，家庭条件越来越差，准亲家“一句言”热克甫越来越不满，好几次托人来退婚，都被他拒绝了。看“一句言”热克甫的架势，他今天准是来退婚的了。

皮达想到这里，立即警觉起来。

准亲家“一句言”热克甫一再退婚，不是看他经济条件差，怕他姑娘嫁过来受累吗？趋利避凶，本是人之常情，无可非议。“一句言”热克甫坚持退婚，皮达也曾考虑，麦丽开的病不知何时才能治好，乖乖女的病治不好，花钱就是一个

无底洞，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好端端的姑娘往自家火坑跳，他皮达于心不忍。可他想答应“一句言”热克甫退婚，坎吉不愿意，古海尔也不愿意。两个孩子不愿意，家长不能做恶人，活生生拆散一对有情有义的年轻人啊！

皮达轻咳了一声，脸上露出不自然的笑，说：“热克甫兄弟的眼睛真毒，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。今天，我，的确去亲戚家借钱了。”

说没有借钱，“一句言”热克甫不相信，干脆，撒谎撒到底，看你“一句言”到底要唱哪一出？

“哈哈！”

“一句言”热克甫这次没有先说谚语，而是开怀大笑起来。可他突然捂住了嘴，他意识到，这种场合哈哈大笑，他“一句言”热克甫有幸灾乐祸的嫌疑，有失他文化人“一句言”热克甫的风度哦！

为了掩饰，“一句言”热克甫干笑了一声，说：“谚语说：人直好，镰弯（好）。皮达大哥，我这个人像谚语说的一样，人直，说话也直。咱今天有话直说。皮达大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家姑娘古海尔苦等你家坎吉好几年了。今年拖明年，明年拖后年，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？你家坎吉是巴郎子，当然不怕熬成老巴郎，可我家古海尔就不同了，等她熬成了老姑娘，谁会娶她？她嫁得出去吗？皮达大哥，你是好人，能做收养汉族弃婴的大善事。你就再做一回好事，放过我家古海尔吧！”

绕了一个大弯子，“一句言”热克甫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。他果然是来退婚的，皮达不由苦笑。

“一句言”热克甫摊了牌，皮达反而不慌了。他正色道：“热克甫兄弟，你给孩子退婚，我没意见呀。可孩子们不同意，我也没办法啊！再说了，孩子们有情有义，愿意在一起，你为什么要活生生地拆散他们呢？热克甫兄弟啊，孩子大了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们的感情，让他们做主，我们做家长的，就不要过多地干涉了吧！”

“你说的比唱的好听，”“一句言”热克甫忘了说谚语，有些愤愤然，“你说孩子们愿意在一起，坎吉现在在哪儿？孩子们要是愿意在一起，坎吉会离家外出打工？你说孩子有情有义，坎吉外出打工连我们家古海尔都不告一声？”

皮达一惊，这个“一句言”热克甫啊，消息就是灵，坎吉出去没两天，他就知道了。也许他的邻居都还不清楚他家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！

小儿子坎吉离家出去打工，是扎在皮达心上的一根刺，这两天一直隐隐作痛。坎吉在家，“一句言”热克甫退婚，只是在嘴上嚷嚷，不敢亲自登门的。现

在坎吉不在家，给“一句言”热克甫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这事就被动了。

傻郎坎吉，你在哪儿呢？

皮达心中责怪坎吉，嘴上却为小儿子辩护：“热克甫兄弟，坎吉出去打工，没有跟你打招呼，请你不要生气！我们家的情况，你很清楚。女儿要治病，家里的钱不够花，坎吉要减轻家庭负担，出去打工挣钱，也是迫不得已。热克甫兄弟，你一定要原谅坎吉啊！”

皮达不为坎吉辩护还好，一为坎吉辩护，“一句言”热克甫就窝一肚子火。这个巴郎子不知用了什么迷魂汤，灌得古海尔对他死心塌地。坎吉除了人长得凑合，有什么好啊？家里家徒四壁不说，还有一个非亲非故的病妹妹拖累。古海尔也真是的，明知前面是火坑，却不顾死活地往里跳，拦都拦不住。这傻郎，简直傻到家了，在家任你打任你骂，受多大的委屈都行，就是不能提退婚。今天偷偷来坎吉家，还是瞒着她的呢？不然……

“唉——”“一句言”热克甫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他不再想也不敢想下去了。

“一句言”热克甫想着想着，心里不耐烦，但又不好表现在脸上，说：“谚语说：河水泉源千年在，青春一去不复返。皮达大哥，你不为坎吉着想，但我要为古海尔着想。刚才讲了，等我家古海尔熬成老姑娘，就嫁不出去了。你收养那个病娃娃时，亲口答应我的，让古海尔等等坎吉，等娃娃治好了病，凭你和坎吉的大脑和双手，家庭经济很快会搞上去的。你家会让我姑娘古海尔过上幸福日子的。皮达大哥，不是我说你。你掰着指头算算，你说的话过去几年了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你摸着胸口说，你说过的话兑现过吗？这回，坎吉外出打工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不知什么时候回来，他是用他的行动答应退婚了嘛。皮达大哥，你看，这婚，我们还是退了吧。”

“热克甫兄弟，我正在努力，”皮达的左手脱掉“欧热吐玛克”，右手在光头上狠狠地摩挲了一下，“我说过的话，不敢说吐口水砸个坑，但我保证，等这次去白水城治好了孩子的病，我一定让坎吉体体面面把古海尔娶过来，再给我点时间，热克甫兄弟，看在我们多年兄弟的情面上，坎吉和古海尔的婚事再缓缓，成吗？”

“谚语说：要和好人交朋友，他会给你指出正确的道路。”“一句言”热克甫有点儿愠怒了，说出这句谚语，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“皮达大哥，你摸着这里，”他摸着自个儿的胸脯，“我給你时间没有，皮达大哥？三年，整整三年啊，那娃娃的病治好了吗？我看那半死不活的样儿，这次去白水城，肯定白花

钱，能医得好吗？你们去城里医院，又不是去了这一回。”

“热克甫兄弟，怎么说话呢？”皮达的话里充满了怒气。他生气了，“一句言”热克甫可以指责他，甚至可以辱骂他，但要说他的乖乖女麦丽开不好，不管是谁，皮达都有可能翻脸不认人。

那个病娃娃有什么好？为了那个病娃娃，家里弄得债台高筑，还耽误巴郎的婚事。要不是拖累了女儿古海尔，就是让我坐豪华的大马车，我热克甫也懒得登你这个一穷二白的家。“一句言”热克甫的无名火窜了起来，鼻子重而短促地呼了一下气，但没有“哼”出来。

“谚语说，谚语说，”“一句言”热克甫气蒙了，重复了两句谚语说，也没想起一句合适的谚语来。他气呼呼地说：“今天我来打个招呼了，古海尔的婚事，就算退了，明天我托人把彩礼送来。”

“随你，只要古海尔同意。”

“这事我做主。”

“这事你一个人做不了主。”

“我是古海尔的达达。为啥做不了主？”

“你不是古海尔的达达，你是破坏年轻人感情的坏人。”

“你收养汉族弃婴，想捞个善人荣誉，却不管巴郎的婚姻大事。皮达，你心里想什么，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我热克甫。你才是坏人，你们一家子都是坏人。”

“一句言”热克甫不说谚语，吵起架来，吧嗒吧嗒如直筒倒豆子，皮达根本招架不住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热克甫：“你你你……”“你”了十几个“你”，却没有下文。

“一句言”热克甫得意地抬起头，看着屋顶，似乎屋顶上有很多人，正为刚才他骂人骂得酣畅淋漓而热烈鼓掌。

“老头儿，快来啊！”老伴阿依努尔在卧室里惊恐地喊。

皮达听到老伴发出这种尖叫声，知道麦丽开的病犯了。他顾不得礼貌，扔下准亲家“一句言”热克甫，动作敏捷，冲向卧室。

在炕上，麦丽开时而打着滚，时而扯着头发，时而用身体使劲撞着墙，脸憋得酱紫，变了形，乍一看，显得狰狞可怕。

阿依努尔侍候不了她，累得气喘吁吁，站在炕边。她不停祷告，希望真主降临，减轻女儿的痛苦。

“乖乖女啊，你不要这样，撞坏了身体，你叫达达怎么活啊？”皮达看见麦丽开痛苦得使劲撞墙，不由得老泪纵横。他跨上炕，一把把麦丽开搂在怀中，右

手轻轻地在麦丽开的肚子上揉着。

麦丽开咬着牙，喘了一口粗气，使出浑身力气伸出手，扯了一把皮达的苍白胡须，说：“达达，达达，不——吵架！”

“乖乖女，达达以后再也不跟人吵架了。你痛就喊，不要忍着！”皮达腾不出手擦眼泪，任其在布满沟沟坎坎的脸上恣意流着。

“谚语说：乌鸦的娃娃是白白的；刺猬的娃娃是软软的。皮达大哥，乌鸦刺猬爱娃娃，你爱娃娃，我也爱娃娃，今天这事就说好了，行不？”“一句言”热克甫站在客厅，离门口远远的，说话瓮声瓮气，好像是捂着鼻子说的。

他嫌麦丽开待的房间臭。

“我不同意！滚！赶快滚！”麦丽开痛不欲生，他“一句言”不问孩子的病情，不安慰大人，连房门都不进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还不忘退婚，太不人道了，皮达怒火中烧，也忘了“一句言”热克甫准亲家的身份，大声嚷了起来。

麦丽开在他怀里颤抖了一下。

皮达知道吓着了麦丽开，语气缓和了些，说：“热克甫兄弟，你走吧！退婚这事没商量！”

准亲家“一句言”热克甫没有说话，狠狠地跺了一下脚，很响地摔门而去。

皮达揉啊捏啊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麦丽开拉了一身，阿依努尔连忙帮她换好干净衣服。麦丽开舒服了，稚气地问皮达：“达达，什么叫退婚呀？”

“退婚嘛，“皮达不知怎么解释才好，微笑着，在麦丽开蜡黄的小脸上，软软地亲了一口，“等乖乖女长大了，学了文化，就明白了呀！”

